

神州奇俠系列

白衣方振眉

香港
溫瑞安

(下)



I 24.8

72

神州奇侠系列

白衣方振眉

香港
温瑞安

(下)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1990·北京

白衣方振眉(上、中、下) 香港 温瑞安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 24 $\frac{5}{8}$ · 512200

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
ISBN 7-5057-0311-O/I · 172 定价: 10.60元

白衣方振眉的故事

落日大旗

小 引

绍兴十一年，岳飞因“拥兵逗留”等罪被秦桧等人构陷逼害，宋一意与金乞和。同年十一月，宋金和议终于达成，这个条约，对大宋而言，不只是疆土的损失，同时也是士气的屈辱，终于造成了亡国于异族的悲剧。

金宋和约，只维持了二十年，到了高宗末年，金大将兀术死，金熙宗年轻却酗酒好杀，朝政日非，终于被其弟所弑。

亮自即帝位，酷好中原文物，于二十九年（一一五九）大肆抽调女真、契丹、奚等部属，得二十四万人，合共率兵六十万，渡淮河南侵大宋，直抵采石对岸。其时宋军忠臣勇将被奸相秦桧及昏君残杀殆尽，军无斗志，望风奔溃。

宋军一见金兵的声势，便已吓得魂不附体，明知战无不败，纵然战胜了，也不过象岳飞一般，几经艰辛大败兀术，与河北豪杰互通声气，正待王师之际，却被迫班师，

河南又拱手让人。于是宋军边败边逃，逃亡的呼号和着老百姓的悲号；宋军的王旗，都被夺于金兵之手。战火迫近淮北，其时虞允文挥师至采石，收集残兵，重新布防，以图与金主亮决一死战。

第一章 七个怪人

淮阴县，淮安城。

绍兴三十一年，春。

淮阳镖局。

淮阳镖局的大旗在飞飘，淮阳镖局的镖头们脸色如铁，绷着脸没有作声。

淮阳镖局的三镖头，约四十岁，姓蔡，名不平，一身兼练三十六手链子枪，在淮阴一带，使链子枪的没有一个比他更著名。

淮阳镖局的二镖头，四十余岁，姓伍，名沈石，为人沉着练达，精通疯魔杖法与达魔棍法，是淮阳镖局的智囊，也是淮阳镖局的总教头。

今天这两个淮阳镖局的重员，坐在那厅中的八仙椅上，神色冷然，脸色铁青。

蔡不平猛地一插桌子，道：“他妈的，金贼也逼人太

甚了。放着一个皇帝干什么的，咱们大宋官民都要被逼得无路可走了！”

伍沈石“嘘”的一声，向蔡不平表示噤声，道：“老三，骂皇帝的事儿，咱们可犯不着，给人告到京城里去，可是满门抄斩之罪，哥哥我是有家有室的人，可经不起吓！”

蔡不平知伍沈石并非胆小鬼，只是有意调侃自己，当下道：“二师哥，金贼打下采石，据说这几天城里有不少可疑的人走动，咱身为大宋男儿的，理应去宰它几个金狗子才是！”

伍沈石沉吟道：“只杀它几个是不济于事的，昨日大师哥已面见淮北大侠龙在田龙大爷，商议在必要时，解散镖局，跟龙大爷一道投奔虞将军，杀金狗子去！”

蔡不平拍掌笑道：“如此甚好！”

突听一声巨响，夹着叱喝之声，自门外传来！

一个姓赵的趟子手气急败坏地冲进来，喘着气说不出话来，蔡不平一个箭步，已到他跟前，一把揪住他道：“什么事？快说！”

赵姓趟子手跌得额角出血，左臂脱了臼，显然被人重创，喘气道：“二镖头、三镖头，外面来了几个汉奸和金贼，叽哩咕噜的，说要见总镖头，大伙儿见着狗贼便气愤不已，擂起拳头就向他们一个劲儿招呼，没想到那七个家伙，只出来了两个巨无霸，就把局子里的兄弟都打得……都打得……”

蔡不平怒叱一声，宛若雷鸣：“打得怎么了！这些金狗，竟欺到淮安城里来了，看蔡三爷不好好把他们收拾一顿！”

话未说完，三个镖师打扮的人倒飞了进来，兀自抽搐了几下，脸上鲜血长流，便不动了。

这几个镖师在淮阳镖局中，武功都不错，但竟一下子便被人了了帐，伍沈石耸然动容！

蔡不平跃出，怒叱道：“王八蛋，敢在淮阳镖局下此毒手！”

这时大门口忽然出现七个人，冷冷的一字立在门槛外。

伍沈石心中一寒，道：“老三，不可造次！”但蔡不平已冲了出去！

蔡不平一冲出去，那七人中六人仍纹风不动，但其中一名魁梧大汉已截住了蔡不平，身法竟要比蔡不平快上十倍，力道更如排山倒海！

蔡不平眼看就要撞上人，忽觉对方势若万钧，大吃一惊，但蔡不平绝非浪得虚名之辈，手中骤然多了一把链子枪！

人未撞到，链子枪已砸向对方的天池、百会、眉心三穴，又疾又准。

这一招叫做寒鸦三点，蔡不平的成名绝技，蔡不平之所以一上来就用这绝招，是因对方甫展身形，已声势夺人，蔡不平知来人绝不好惹，是故即出杀手！

这三枪都点戳在那人身上，但对方并未因中枪而稍缓，反而冲来之势更急！

那链子枪刺在对方身上，竟给激飞出去！

蔡不平大惊，急欲身退！

忽然背后又有一魁梧大汉直撞而来，来势比先前的那

人更快，这时十余个镖客都冲入厅门，注意着那六名来人，只见眼前一花，便只剩下五个人：注意场中搏斗的，只觉得人影一闪，场中已多了一道人影！

蔡不平大觉不妙，欲向旁跃，但对方两人来势之快，无法臆度，砰砰两声，一前一后，已把蔡不平夹在中间一撞！

伍沈石见场中人影又一现，大叫道：“不妙！”身形一长，飞身扑入场中，但这时那两道人影已撞中目的，各自一分，便径自站立在门前五人的左右两侧，纹丝不动。

伍沈石扑到场中，恰好来得及接住倒下来的蔡不平。

只见蔡不平全身骨骼已没有一根是完整的，骨头被榨压断碎了之后，碎骨还刺破肌肉，连同鲜血冒了出来，竟已当时气绝。

伍沈石又惊又怒，目眦欲裂，想冲出去与对方拼命，但知来人一出手便杀了蔡不平，武功之高，匪夷所思，而这种打法也生平仅见，明知不能莽然出手，否则白白送死，当下吸了口气，缓缓站起，望向来人。

只见来人一共七个，当中一个，年约四十，但神色冷峻，不怒而威，可是相貌十分堂皇雅达，穿一袭玄袍，手插袖中，对现场的事，似是不闻不问。

在他身左的一人，身着契丹服装，相貌十分威武，身段高大，任何人站在他跟前，都及不上他的肩膀。这契丹人双目平视，亦毫不动容。

在玄衣人右侧的人，是一名身着红枣红袈裟的大喇嘛，金衣右披，手中执一记月牙铲，少说也得有二三十斤重，但被他拎着似毫不费力，头上一串枣血色的木珠，又大又

亮，而这喇嘛的双眼，也象喷火一般。伍沈石看了他一眼，心中不禁怦怦乱跳，被这喇嘛的气焰所震住。

在这喇嘛的右侧，是一名女真族打扮的人，又高又瘦，十指如鹰爪，又长又尖，他阴深深地望着伍沈石，伍沈石只觉心头一阵寒栗。

在契丹人的左侧，竟还有一个汉人，年若五十，生得鼠头獐目，但身着一身雪衣，显然丝质还十分华贵。这人三绺猫须，左手执一面宋字旗帜，右手执一面金字旗帜，脚步不丁不八，腰带上插着一把黑色的铁算盘，眯着眼向伍沈石不怀好意地笑着。

在这五人的左右两侧，有两个蒙古大汉，牛高马大，竟比那契丹还要粗壮，但相貌十分犷悍，全身肌肉突起，犹如铁铸一般，蔡不平便是半招之间死在这两人的“身”上。这两个蒙古人，几乎长得一模一样，分列两旁，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，但对其余五人，却十分恭顺。

伍沈石强忍心中悲痛，怒道：“你们好端端地闯入我们镖局，打死我们局里的人，又害了我三师弟，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镖局里的人都在这七人手中吃了大亏，眼见对方一出手连自己局里武功排第三的镖头蔡不平也给放倒了，一时出不了声，一听伍沈石喝问，皆纷纷骂了起来：“直娘贼，干什么！”

“金狗，来找死呀！”

“你们这些杂种，待总镖头和二镖头把你们丢下河里喂王八！”

那汉子胡子搐了搐，笑说道：“哦，那地上的肉酱便是蔡三侠了吗？失敬，失敬。”

众人一听更怒，又是大骂，伍沈石毕竟是见识广博，心中一动，脱口道：“阁下可是湘西一带，‘绝命算盘’锡无后锡先生？”

那人“嗤嗤”笑道：“不敢当，只是在下尚有一个恶讳，名叫‘什么都卖，死而无后’，伍二侠不便说，在下自己说出来好了。”

众镖师为之动容，因为湘西锡无后，名声之大，只怕还在淮阳镖局再加上三位镖头之上，这锡无后是出名的什么都卖，良心、脸皮、国与家甚至老婆儿女，只要为了荣华富贵，权力银子，都照卖不误，他叫锡无后，江湖人恨他出卖朋友，故称他“死无后”。

伍沈石之所以知道他是锡无后，因武林中用算盘作武器能打出名堂者，武功均十分之高，只有三人。一个叫“金算盘”信无二，据说相貌十分清俊；一个叫“算盘先生”包先定，传说相貌肥胖，宛如商贾；而这两个人都行事正派，唯独这什么都卖的锡无后奸诈狡猾，阴险恶毒，而且卖国求荣，已成了汉奸走狗，为人所不齿。

但锡无后名字一经道出，以他为人出名残毒，众镖师竟骂不下去。

伍沈石心念剧转，知来者七人之中，锡无后与那个蒙古人武功都比自己高，另外四人，更不知武功高低，心中暗叫不妙。

只听锡无后阴笑道：“你看这是什么？”一扬手中双旗。

伍沈石沉声道：“是我大宋王旗和狗贼的破布！”

锡无后冷笑道：“王旗？”左手把宋旗一扔，丢在地上，用脚猛踩。

淮阳镖局里的人莫不是血性汉子，哪能忍受，扑将过去，伍沈石喝止不及。

有两名镖师人在半空，忽然一只大手攫至，箍住咽喉，瞬息之间这两个镖师瞪目吐舌，气绝而歿，便又是那名蒙古人出手所杀。

众人一时哗然，拔刀拔剑，攻向那两个蒙古武士，猛听一声暴喝，如雷贯耳：“给我住手，休作无谓牺牲！”

众镖师一听慌忙住手，伍沈石心头大喜，叫道：“大师兄！”

众镖师恭敬地叫道：“总镖头。”

那人银眉白发，精练清癯，正是淮阳镖局总镖头李龙大。李龙大一双降天掌，淮北一带，大有名头，武功还在伍沈石之上。

原来伍沈石毕竟沉着练达，一见有人闯入，便知决非善类，已令人速至李府请李龙大赶至相助。伍沈石一见大师兄赶至，知道李龙大一至，或能对付这批恶人亦未可知，心中暗喜不胜。

那七人除锡无后正与诸人说话，两名蒙古人监视着众人外，那四名异族人中，喇嘛僧双眼从伍沈石身上落到李龙大身上，那女真族人仍阴恻恻地四顾全场，那契丹人在李龙大出现时忽地望了一眼，神光暴射，令李龙大一震，契丹人便不再望来，仍看着自己的手。而那玄衣金人，神色悠闲，望也不望场中一眼，来回踱步，似对这里的事，

根本漠不关心。

李龙大毕竟阅历极广，当下不急不怒，抱拳朗声道：“诸位先后杀伤我局数人，所为何事，莫非敝局有得罪处而不自知，敬请诸位明告便是。”

李龙大的声音如雷轰般过去，震得人耳发痛，而锡无后的声音如蚊子般响起，但仍清晰晰地传入诸人耳中：“李大镖头莫急，在下先给大家引见引见。”

李龙大忍怒气，道：“阁下是绝命算盘锡先生？却是久仰了。”

锡无后笑道：“贱名不足挂齿。”说着千恭万敬地用手向那玄衣金人一引道：“这位乃是当今大金帝国万岁爷之侄甥神机太子。金太子亦似圣上喜好中国文物，故有汉名，为金沉鹰，金者，国姓也，鹰者，乃王者之象征。金太子此番南下……”

其中一名镖师看不惯锡无后的阿谀奉承，仿语道：“沉者，落也，落鹰者，死鸟也，被大宋军民煮之烹之食之可也。”

那玄衣人忽然轻叱道：“他在说什么？”

那契丹人忽然身形一动，那说话的镖师语音中断，头颅竟给那契丹人一掌割下，身体兀自站立，血飞溅，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，契丹人已回到原位。

那契丹人提着那镖师的头，向那玄衣人打了个躬，恭敬地道：“那人说他不再说话了。”

那玄衣人满意地点点头，又径自踱步起来。

局里诸人，脸色惨白。包括李龙大在内，没有一人看清楚那契丹人是怎样出手，那镖师是怎么死的！

第二章 一击必杀

锡无后的目光得意非凡，笑着向那契丹人把手一引，道：“这位是大金帝国名将夏侯烈大将军，刚才的那一下，是叫你们这些可怜的亡国奴开开眼界！”

众人心中大怒，想出语相讥锡无后也是宋国人，却作他国走狗，但惧于适才那夏侯烈的声威，谁也不敢作声。

李龙大闷哼了一声，并不说话，锡无后又指着那红衣喇嘛道：“这位是西藏活佛喀拉图，是密宗高手。”

然后又指着那女真族人道：“这位是女真部高手，完颜渚先生。”

李龙大“噫”了一声，原来这完颜渚，武功奇高，曾因涉入中原一次，力挫中原六大武术名家，为人阴鸷残毒，自称女真鹰爪错骨门门主，自入中原以来，未逢敌手，后遇江南名侠方振眉，三战三败，才逃回女真部去。李龙大眼见锡无后对完颜渚在礼仪上尚远不及对那金太子与夏侯

烈等，心中更是惊疑。

锡无后再指着那两名蒙古人道：“这两位蒙古勇士是大金国的奴仆，金太子瞧得起，让他们作护卫将军，这位叫呼桑克，那位叫呼桑各，赐号‘神勇二大将’；你们宋国，可没有这样的勇士！”

李龙大强忍心中怒火，道：“七位大驾光临，所为何事，尚请明告。”

锡无后阴笑道：“很简单，这几位是武林高手，金太子有的是千军万马，但他不屑用兵马来震吓你们，你们也是武林人，现在我践踏你们的宋军大旗，你们服的，就不要作声，不服的，上来打过，但拳脚刀枪无眼，是生是死，怨不得人。”

锡无后一说完，李龙大恍然怒道：“哦，原来诸位来只是为了一会中原武功！”

完颜渚忽然道：“我看中原武功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”

李龙大大怒，伍沈石接道：“中原武功虽然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但昔日把阁下逐到关外去的，还是中原人氏。”

完颜渚一张怪脸，陡地变色，原来他当年败于方振眉之手，引为奇耻大辱，而今伍沈石公然在金太子面前提起，他何等恼怒，尖叫一声，犹如夜枭，遽尔间已到了伍沈石面前！

伍沈石早有了防备，喝道：“拿来！”他身后的一名仆童，即刻把一柄长棍扔向伍沈石！

伍沈石一接长棍，呼呼呼，一连攻出四棍，棍影如山，盖向完颜渚。

完颜渚冷笑，一出手已抓住棍身！